

## 我来到澳大利亚.....

高 民

### 期待与忧虑

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。在中国过了“半辈子”——有过幸福的童年，经历过动荡的文化大革命，下过乡，进过工厂，走过曲折的道路后，成为一名图书馆员。

一九八九年，我得到一个机会，将被派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做为期一年的学习访问，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，我当然十分高兴，并立即着手准备，开始阅读有关澳大利亚的书籍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喜欢上这个年轻美丽的国家了。无论在电视节目中，或是人们谈话时，只要听到“澳大利亚”四个字，我的注意力就立刻被吸引过去。我开始在头脑中想象着描绘澳大利亚风土人情的图画，盼望着早一天踏上这异国他乡的土地。但我从未迈出国门一步，英语又是半路出家——三十多岁才从字母学起，一下子到那么遥远的国度去，又是只身一人——在国内出差还总是有个伴儿呢。为此，心中又不免充满担忧与疑虑。

就在这期待与忧虑中，我紧张地办完了各种手续，终于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，乘中国民航客机，腾空而起，离开了祖国的首都，横跨大洋和赤道，在二月五日，到达了澳大利亚——南半球年轻美丽的国家。

### 第一个热情的澳洲人

在飞机上，我认识了一位澳籍华裔工程师——李秉华。他是到中国探亲后回家的。因为大部分旅客都只到墨尔本或悉尼，很少有人到堪培

拉,所以我一遇到这位住在堪培拉,而且即懂英语又懂中文的朋友,就象碰上了救星.我告诉他,我是第一次出国,甚至是第一次坐飞机.他就象老朋友一样,对我的一切全权负起责任来.由于飞机在北京延迟一天起飞,在墨尔本又耽搁了几小时,所以我们赶不上在悉尼换乘澳洲的航班了.而且我想,在堪培拉,也不会有人来接我了.因为,我虽然曾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写过信.但现在时间已完全不对了,况且又是周末.但李先生对我说,有他在,一切都不用担心.当飞机还停在墨尔本时,李先生就打电话到悉尼国内机场,预定了当天下午另一航班的座位.他拿着我的飞机票和行李票,帮我办理各种手续.

他租了一辆手推车,搬运我们的全部行李.在飞往堪培拉的飞机上,他让我俯览地面的景色,给我介绍澳大利亚各种有趣的事情.他还说,到堪培拉后,他会租一辆出租汽车,先把我送到目的地,然后他再回家.

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李先生好.我庆幸自己碰上了一个好旅伴.而他只是说“不必介意,澳洲人是热情的.你以后还会碰到许多热情的人.”这就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澳洲人,尽管是中国血统,但在我的脑子里,对澳洲人三个字,开始填进了具体而又良好的内容.

### 苏珊的迎接

当飞机在堪培拉机场徐徐降落后,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与李先生一起走出机场.“到了到了,”我心里呼喊,“这就是我几个月来梦中想象的地方,原来就是这样啊.”昨天我还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冬天,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今天,忽然置身在百花盛开的夏天,真有点童话故事的味道.我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.啊,到处是黄头发,白皮肤的人,不论男人女人,一见面就拥抱接吻,亲热非常.这我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,现在可是真的了.他们说些什么,只听见几哩咕噜的.是英语吗?好象是.可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.讲得太快了.上帝啊,那我以后可怎么办啊.

正当我又兴奋又紧张,东瞧西看地大步紧随李先生往外走时,李先生回头瞧着一位女士手中举着的大纸对我说:“那是接高民的是你吗?”

“接高民？”我心中一惊。要不是李先生看见，我真要当面错过了。我飞跑回去，盯着那张纸上的大字瞧了半天。现在想起来真不礼貌怎么一眼也不瞧那位拿纸的女士，光是死死盯住那张纸呢。不过我敢肯定没错，准是接我的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那位接我的女士，正微笑地看着我。我顿时心花怒放。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就是高民。”“我是苏珊。”她用清晰标准的中国普通话自我介绍。哎呀，她会说中国话，说得还挺标准。我听了真好象是旱天降下甘露，伏天吃了冰淇淋。许多的担忧疑虑一下子减少了一半。站在远处的李先生朝我微笑了一下，摆了摆手，就走了。好象办完了移交手续似的。因为距离太远，我也来不及说句感谢的话。

在与苏珊的交谈中，我了解到她为迎接我已经忙了好几天了。为让我住好吃好，他们选择了离图书馆最近，条件最好的大学宫宿舍，还允许我自己做饭。她甚至为我买了够一星期吃的东西。因为飞机延迟起飞，她不得不几次三番打电话询问飞机到达的时间。所以，尽管飞机一晚再晚，她却能准时到机场接我，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她还为我做好了晚饭，请我到她家用餐。我由于旅途太劳累，婉言谢绝了。她只好送我到我的宿舍休息，约好星期一再来接我，就离开了。

苏珊是我碰到的第二个澳洲人。她是英国血统。但她和李先生一样，热情，诚恳，细心。她今后将是我亲密的朋友和伙伴，也是我工作中重要的指导人。认识了苏珊，使我对今后一年的生活和工作有了相当的信心和希望。

当我终于躺在床上休息时，掐指一算，离开北京整整二十四小时了。这二十四小时，真是“改天换地”。现在，祖国的一切，家乡的一切，又都好象全在梦中了。家里人在干什么，在想念我，在盼望我的消息。是啊，我应该尽快给他们写封信。告诉他们，我一切都好，告诉他们，澳大利亚人的友好热情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。

## 图书馆的朋友们

从我开始到图书馆工作以后,我就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新朋友.和他们在一起工作,非常有趣.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----澳大利亚,新西兰,中国,日本,越南,泰国等等.他们有不同的信仰,天主教,基督教,佛教,不信教等等.他们常常说着不同的语言,英语,日语,中国的广东话,有时又变为中国的普通话.总之,与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那清一色的中国人,清一色的普通话,是完全不同了.他们彼此之间很客气.无论何时碰面,总要问好.要请别人做点儿什么事,总要说“对不起.”或“谢谢.”他们对我也极为友好.尽管,由于语言的关系,我不能与每个人畅所欲言.但从他们微笑的表情中,从他们对我一点一滴的帮助中,我可以体会到他们心中的友情.这友情温暖着我,融化着我,使我渐渐忘却了自己是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.这友情超越了国界和信仰,把不同性格,不同思想的人联结在一起.

特别是那些来自广东或香港的澳籍华人,由于和我是同宗,又由于语言交流的方便,对我更是无微不至.他们称我是来自祖国的亲人.他们的关照和热情,有时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接受的地步.我深深体会到“人不亲土亲”的含义,也深深体会到旅居国外的华人对祖国深深的依恋.

慢慢熟悉之后,就有人开始请我吃饭.渐渐地请我的人多起来.有时连着几个周末,我都被邀请.我于是有机会到了很多人的家.堪培拉是一个人口少地广,清静美丽的城市.所以,我所到过的任何人的家都是宽敞漂亮的.这里房价很高.住房费是生活费支出中最大的一项.但尽管如此,堪培拉人的居住条件仍足以使北京人羡慕不已.因为每家都有宽敞的客厅和起居室,设备完善的厨房和卫生间.无论多么小的孩子,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.条件稍好的人家还有自己的庭院和花园.这些的确是令人羡慕的.但也仅仅是羡慕而已.

因为我深知，这些不属于我，我也不属于这块土地。当着大多数北京人还住在拥挤的，条件简陋的房屋中的时候，我对自己在北京能住在一个“小三居”的单元里已相当满足了。

### 寂静的星期日和街头的卖艺人

每个周末，我都要到市中心的超级市场去采购下一星期的食品，顺便买些另星日用品。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周末的寂静使我大感惊奇。因为在北京，星期日是所有商店和闹市区最繁忙的日子。中国人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，只有星期日才有时间出来采购或办点儿私事。所以到了周末，最好别出门。万不得已出趟门真可以说是到处人山人海。在堪培拉，恰恰相反。平时我上班时，只见马路上汽车来往穿梭。有时要等上十来分钟才能穿过马路。而到了星期日，汽车骤然减少，而且简直难得碰见一个行人。街道两边的机关，商店以及邮局，银行等服务机构，都大门紧闭。整个市中心一片寂静。我因为是第一次到市中心，还不认识路，想找一个人问问。我老远看见一辆汽车在路边停下来，赶快跑过去想问问路，还没等我跑到，人家的汽车又开了。我象没头苍蝇一样转呀转呀，终于发现了写着中国字的中国商店。我高兴地走进去，却没想到这里的生意人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，完全听不懂我的普通话。我只好随便买了些东西出来，又继续寻找我要去的超级市场。当我终于找到的时候，吸引我的不是市场，而是街头卖艺的人。

我看见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站在路边拉着小提琴。地上放着打开的琴盒，已经有人投入了几个硬币。另外还有一个老人，拉着儿童玩具似的手风琴，大声唱着歌。他走来走去，脚下并没有打开的盒子。他在干什么呢？是卖艺挣钱吗？那为什么不准备空盒子呢，人们把钱往哪扔呢？我疑惑地想着这些问题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这些人很可怜。他们努力地表演着，可究竟能挣到几个钱呢？后来别人告诉我，他们能挣不少钱，不用可怜他们，加上我也见得多了，慢慢也不当一回事儿了。

堪培拉的超级市场非常方便。商品又多又全，质量也好。每种商品上都标着价码。到处都为顾客准备了塑料袋。许多年轻的男女中学生利用周末或假日来超级市场做工，一方面补充社会上劳动力的不足，另一方面也可从小就培养自食其力的精神。

在堪培拉的任何市场中，结账都使用计算机，而且每种商品价格的读入也不必用手击键而采用光电扫描式，非常方便迅速。至于日用品的价格吗，要看怎么算了。如果都折成人民币，那还是比中国贵得多。如果按这里人们收入的比例来算，那就太便宜了。

### 让狗咬了一口

堪培拉素有“花园城市”的美称。待到亲见就知道真是“名不虚传”。由于地广人稀，虽然是赫赫首都，却仍然保持着一种“田园情调”，到处是大片大片的绿色草地，高大的树木一丛又一丛。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点缀着路边庭院。成群的鸟儿身着彩衣飞来飞去。这里的建筑除了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以外，一般都不太高，也不连成片。前前后后都有树木遮掩着，甚是幽静雅致。在喧闹拥挤的城市中住过的人就更觉得这种清静的可贵。

我住的大学宫周围景色很美。所以晚饭以后我喜欢一个人在外面散散步。随着对周围环境越来越熟悉，我就走得越来越远。一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走到格瑞芬湖边，极目所见是广阔的天空，悠然的白云，波光鳞鳞的湖水，静寂的沙滩和树丛。除了我再也没有其他人。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，一个人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。大自然，多么美，多么广大神奇，一个人在自然界中又显得多么渺小啊。我展开双臂，深深地呼吸，顿觉心旷神怡。天渐渐黑下来，我终于留恋地望了望最后一缕晚霞，信步往回走。突然，在一个路口转弯的地方，跑过来一条狗。我因为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一惊，赶快往旁边躲了一下。哪知这一躲不要紧，反倒引起了狗的注意。它三步两步朝我跑过来。我更慌了，撒腿

就跑,狗却紧追不舍.我大声叫着“我害怕……”,可惜,这条狗不懂中文,全然不理睬.这时狗的主人出现了,但他并没有叫住他的狗.狗终于追上我,一口咬住我的小腿.我使出吃奶的劲大叫,想必那声音很惨.狗的主人这才喊了一句什么.狗立刻掉头跑开了.我的心象打鼓一样敲着.上帝啊,我一下子从大自然回到人类社会中.我想,以后可不能一个人到这儿来散步了,真遇到什么坏人,喊破嗓子也没人听见.后来,当我把这“惊心动魄”的故事告诉别人时,朋友们告诉我,见了狗不能躲,要大摇大摆地走过去.要是一躲,狗认为你怕它,反而要来咬你了.后来我也碰到过不少狗----许多堪培拉人喜欢养狗,但我尽管心里仍然打鼓,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.所以那些狗再也没有咬过我,但我也再没有去湖边散步了.

### 大学宫的聚餐会

我住的大学宫宿舍条件非常好.房间不很大,但设备很全.有冷热自来水,有冰箱,烤面包炉,烧水罐.服务员还经常来打扫.所以到处干干净净.这里烧热水不知是用什么做能源,或许是电,反正不是煤,因为看不见烧煤的锅炉房,而且热水常年供应,从不间断.无论什么时候,想洗个热水澡都可以.我住在这里感到很满意很舒服.更值得一提的是,每星期三晚上,大学宫里都有聚餐会.在会上,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,留学生们,共进晚餐.

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,听了许多有趣的故事.一位英国女士给我讲了她的爱情经历.虽然她和她的丈夫看上去都年逾七旬,但他们讲起年轻时候的事儿来仍兴致勃勃,好象是发生在昨天似的.另一位荷兰数学家和他的夫人给我讲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.他们还让我把他们的姓名写成中国的方块字.另一位在堪培拉工作的先生甚至邀请我去他家做客.当然,我也介绍中国.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还是很感兴趣的.有时,大学生们也到聚餐会上演出话剧,唱歌等节目.一些公司也到聚餐会上来推销商品.总之,聚餐会是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,是朋友们重逢聚会的地方.所以,每个星期三晚上,我总是很快乐的.

## 我每天的学习和工作

一晃,我来堪培拉已经整整八个月了。这八个月里,除了节假日和我生病的时候以外,我每天都到图书馆去。我阅读介绍图书馆的各种资料,实地考察国立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和其他各项工作的进行。每当我看到这里的某个工作程序或工作方法值得我们学习,我就写一篇文章,把想法记下来。

这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。从图书馆自动化到良好的读者服务工作;从人事管理到图书馆的一些制度。到目前,我已写了介绍密集型活动书库,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严格性,新书陈列与借阅,馆际互借,有偿服务等文章。当然,由于国情不同,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,我们图书馆也不能样样都照搬这里的经验。但我相信,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,对改进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或多或少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明年二月,我就要回到祖国,回到自己的图书馆去。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还想写一些没有写完的文章,我还想看一些没有看完的资料,我还想到其他图书馆去多看看,多学学,我还想作很多事。然而,时间老人永远迈着他那不紧不慢的步子前进。我的前几个月是愉快的,我希望这最后几个月能过得更好。

在澳大利亚,我常常想家,想念自己的亲人。但我相信等我回国以后,我一定会非常想念堪培拉,想念国立大学图书馆,想念这里许许多多给了我巨大帮助和热情关怀的澳大利亚朋友们。